

散文

回味鸿博轩

■柴树果

这是一个妙合自然的去处，这是一座养在深闺人初识的山庄。提起山庄，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苍幽的大山，人烟稀疏的旷野。在我的印象里，除了这些，也还有让我回味至深的遇见，那是在辽宁建平县城南一隅的鸿博轩山庄。

2021年10月初，我应西乌旗外甥之邀，俩人自驾去的鸿博轩一游。一路行程300多公里，到达建平时，已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外甥凭借之前的记忆，直奔城廓外的鸿博轩，车子在朦胧的夜色中旋来旋去，迷失了方向，大约旋了半个时辰，才在主人手机导航的导引下，驶进了山庄。车未停稳，主人已热情迎上来，陪同我们步入餐室，还没等落座，同桌的几位客人微笑着过来与我们握手，寒暄中得知他们来自首都北京，听说外甥我俩是从内蒙古草原来的，顿时，陌生的面孔熟络起来，如同久违不见的朋友，酒桌上，我们谈天说地，故土风俗，一直攀谈到夜深了才去休息。

下榻山庄的第二天一早，我沿着庄园漫步，仔细打量周围的一切。山庄坐南朝北，依山而建，紧挨着山脚，中间形成个半圆弧，上面的山体近似兀突，恰似一扇天然屏风，使山庄的气韵多了几分厚重。放眼看去，高低错落有致，松散相宜，一幅油画般的写意山庄浑然天成。

山庄的门楼设计巧妙，由人工雕

琢的两棵榕树蓬起，树身健硕，左右衔接，门楣悬挂的自然形物件上雕刻着“鸿博轩”三个烫金大字，格外别致醒目。踏入大门，彩砖铺就的地面左侧，水槽形石座上镶嵌花岗岩石盘，石盘正面彩绘着五星红旗、和平鸽和托举钢枪的战士们，边围书写“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喻意锋从磨砺出，梅花苦寒来。转过身来，眼前耸起彩钢链接的拱形廊道，两边花木攀援，枝吻叶合，装饰成斑斓的绿色长廊。

沿着长廊前行，好像穿过时空隧道，来到了另一个空间。抬阶而上，静然的田园映入眼帘，小桥荷塘，亭台阁影，诸多叫不上名的绿植藤蔓和花卉点缀其间。如果你慢慢浏览，还会觅到百年的银杏树，难得一见的九角枫，还有随性的枣树，闪烁着油亮的叶片，垂挂枝桠的红枣摇曳生色，炫人眼目。这些散发着田园气息的色彩，冲击着我的视野，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时不知道往哪里看，走哪条路了。

正悠然踱步，篱笆墙上突然探出一个毛茸茸的头来，我紧走几步，看清里面是两只羊驼，长长脖脰，高挑身子，浑身浅褐色的毛皮。我向前主动打了个招呼：哈喽！它们并不理睬，只是用深圆的黑眼球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再环视左右，仿佛走进目不暇接，生灵活现的动物世界——美伦美奂的孔雀、憨拙呆痴的大鸵鸟、赤

橙妖艳的火鸡、灵动乖巧的梅花鹿，让你禁不住“哇哇”惊叹，啧啧称羡。除此，庄园室内外散见诸多的乡土人文景观：老榆木门、老榆木床、老榆木茶几、老榆木座椅、花架，还有早年的花岗岩石碾子、石磨盘、石臼……这些近乎失传的老物件，在这里留存着太多的乡愁和期望，也足见主人耕读传家、纯良处世的情怀。

鸿博轩山庄的美既有大自然的眷顾，也凸显着管理者的睿智。那天下午，我和山庄年轻的老总喝茶聊天，聊乡土文化，聊当地美食。这个刚到不惑之年的汉子，心气平和，说话很有见地，聊着聊着，就说起了他当初创业的那段艰辛。2015年，他投资买下了建平城南的长脖梁山，随后，山庄规划建设拉开帷幕，在建设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阻力和困惑，但他并没有灰心沮丧，他默默地告诉自己，做事只要不泯良心，目标对路，哪怕再苦再累，流汗流泪，也在所不辞，无怨无悔。这期间，让他欣慰的是建平政府鼓励开发乡村旅游，这为鸿博轩山庄发展增添了后劲。那时候，他似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负初心，执着朝向既定目标前行……

不知不觉间，我在山庄住了两日。让我回味至深的不只是这里的环境，还有熨帖人心的烟火气。这里的厨艺没有所谓的名家大师，烹饪方

式却非常有地方特色。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味道，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做法，不像大饭店流水席下来的千菜一味。尤其所用的食材天然无污染，他们用自己种植的蔬菜，自己饲养的家禽，自己石磨的豆腐，还有木炭火烤全羊、山花椒煮手把肉，原汁原味，味道鲜美，留给游客舌尖上一生的回味。

山庄夜晚的风情和韵致尤为迷人。如果白天从远处看，只见浓郁的绿植，看不清里面的房舍。夜间透过枝叶闪烁的灯火，依稀窥到庄园的轮廓，还有近处的山，身旁的树，都成了剪影，透着一种温馨而朦胧。倘若篝火有约，静谧便随之消弭。此刻，一切变得自然、和谐、有序，不问你的年龄，不论你的职业、不管你的性别，来者都是客。大家围着篝火伴着音乐，沉浸在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氛围中。

缀田园之馥郁，汲山野之空灵。恬然于城郊一隅的鸿博轩，幽雅秀美，娴静犹存。它萃取了大自然的菁华和新鲜空气，又把人工美嵌入自然中，如同天然大氧吧，让人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里。有时我想，什么时候真的学会了放下，不再流于口号式的说教，从城市生活的喧嚣和世俗的诱惑中脱离出来，轻车简从来山庄小住几日，沐着青岚，嗅着花香，披着早晚的霞光，品茗赏景，读几页文字，感悟古人“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境，岂不乐哉！

鸿博轩山庄，离繁华不远，离田园很近。现在城里人逐渐知道了鸿博轩，陆续地来寻这世外桃源。

鸿博轩山庄，好一个妙合自然的好去处！

散文

天地之间有杆秤

■四川 宋扬

老房子荡然无存后，母亲的那杆老秤不知所踪，也许已埋进倒塌的土墙里，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直鲜活地存在着。

母亲的老秤是杆秤，由木制的带有秤星的秤杆、金属秤砣、麻绳提纽、铁挂钩、铝秤盘组成，利用杠杆原理来称物品的轻重。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村经济也发展了起来，乡亲们开始把吃不完的米面，攒下来的鸡鸭、鹅蛋背到公社售卖。不过，私秤那时还不允许出现。我们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委员会”，我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那杆唯一的能称重500斤的大杆秤。杆秤旁边还有一杆能称重50斤的小秤。鸡、鸭、鹅用小秤称，猪、牛、羊就得上大秤。货物被放在竹筐里过称后，减去竹筐重量，才是实际重量。因为是唯一的一杆秤，所以可信度高，没有任何人对秤有不公允的质疑，但实际上，我父亲也每次都把秤砣左移右移好几遍，直到杆秤完全水平才高声报出货物的重量。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公社的大秤忙不过来了。供销社在政府的许可下开始售卖小秤，慢慢地，家家户户都有了私秤，再后来，屠宰场也放开了，大秤私有化，成为宰猪杀牛的“刀儿匠”们的标配。走村进户的“刀儿匠”肩扛一杆大秤，一番讨价还价，生意谈定。

我有一个远房大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用背篓背了白砂糖沿村叫卖，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白砂糖对我们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他的背篓旁总围了一群孩子，大伯见我衣兜里有鼓鼓的核桃，说可以用八颗核桃换一汤匙白砂糖，我眼睛盯住那粒粒晶莹剔透的砂糖，双手却把衣兜按得紧紧的，大伯终是没有要我的核桃，我却吃到了生平第一口白砂糖。

不久前，我的父母回老家吃寿宴，大伯还提起当年的事儿，大伯对他们说“小二娃”（我的绰号）真是鬼得很呀，又想吃砂糖，又不想拿出核桃……”物品等量交换、等价交换的刚性在大伯对小侄儿的怜惜面前也柔软了，尽管大伯家还等着他卖了砂糖往家里买油盐酱醋。

回头说说母亲的那杆秤。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家开始种了蔬菜挑到集市去卖，生姜、土豆、四季豆、莴笋、花菜、木耳、平菇……凡是能变成钱的蔬菜，母亲都会种。菜贱伤农，有一年，莲花白的价格低到两分钱一斤，有个别菜农开始“耍秤杆子”，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我的母亲从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她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的小菜，没有任何人说少过半两。母亲从不在秤上欺骗别人，但其中门道她门儿清，如今她在城里各个菜市场买菜，没人能抵得了她的秤。当年，有比我家还穷的人家里盖房子或栽秧打谷待匠人来我家买菜时，母亲总是把秤称得望跷跷的。现在，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秤、磅秤等，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称出的数字绝对精准，但准确的数字往往冰冷，“望秤”仍是一种有温度的情感交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对付个别奸诈小贩，弹簧秤便出现了，弹簧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买完小件货物掏出一挂，奸商原形毕露，脸皮薄的从此收手，脸皮厚的依然故技重施，终究声名不保，自砸招牌，生意慢慢就淡了下去。

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哟而哟儿哟，你是定盘的星。”歌词本是歌唱一位古代君王的，其实，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盘星。

缤纷的世界

■彦华

倒退着走
经过故园和瘦雨
我们需要一根琴弦弹开马蹄
我们需要
在醍醐中，找出自己
寒蝉顺从绝壁
冰唤醒水
所有的说辞都开出焰火
遍地都是
红的、黄的、紫的、黑的、白的
掺在一起
多出来的黄昏
推进人间的杂货铺
和乳名一起出售

散文

坏情绪，请走开

■鲍敏杰

一个医生朋友给我讲了她的同行讲述的真实的故事。她的同行亲自参与了治疗疫情期间的阳性新冠肺炎患者，见证了阳性新冠肺炎转阴的全过程。那些心态平和、乐观豁达的阳性新冠肺炎患者经过心理疏导后测试的身体指标较疏导前要下降很多，经过治疗后很快就由阳转阴了，且气色、状态也都很好。反观那些心情郁郁寡欢、悲观失望，心眼小的人就难转阴。有个特殊患者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就是不转阴，医护人员和患者本人都很着急，医护人员也不断地进行临床实验、多方进行考证，最后医生们得出阳转阴的关键不是药、不是免疫力……而是人的情绪。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是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和情绪做斗争。喜怒哀乐是情绪的表现形式。小时候就听说过“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的至理名言。俗话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人生走向。如果你只会抱怨命运的不公，遇事不从自身找原因，那么悲观情绪就会让人失去看待问题的态度，影响自己的决策。万事万物的根源在于自己，当你转变心态，积极勇敢面对一切，所有好运自会降临。结合自己的半生经历，每天的分分秒秒都在和自己的情绪在对抗。心情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前一分钟还开心快乐、笑面如花；下一分钟就可能悲观失望、愁容满面。情绪掌控着人的心情，人的心情通过面部表情、气色来反应。难怪人们说一个能掌控情绪的人就是了不起的圣人。

2008年我换了新房，一并购置了车库。结果等我去交款时，会计说车库调给了别人。当时，我那个气呀，一股无名之火一下子就由内心升起，我想找售房经理去理论，去吵一架，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我做了换位思考。当我平静下来，坦然去面对时，却迎来了意外惊喜，售房经理给我调了一个车库，就在我们楼下，而且在后来的交款中又给予了我最大的优惠，这是我真实而切身的体会，就是当开心快乐时，好运就会随之而来；当心情沮丧时，不顺似乎排队来凑热闹。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印证了情绪是心情的晴雨表，它左右着人的大脑和心性，它贯穿着人的一生。

好的情绪决定着好心情、好运气，反之则相反。我想用生活的经验告诉自己和大家：让坏情绪走开，这是我们一生不断进行的自我抗争。真正的内心强大，是不让情绪左右自己，左右好心情，这样就能快乐一生。



浑善达克初雪 摄影 张令卓

红酒闪小说三题

四叔养的羊羔死了，我去看他，他抱着羊羔正一边哭一边嘤嘤的说个不停。“一个羊羔死就死呗，还唧唧嘤嘤说啥？也听不懂。”村里人撇着嘴说。看着四叔那流泪的样子，我觉得我听懂了。

如果，那时候我是个大成人，我会告诉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四叔叫沈庆亚而不是沈庆哑，他只是不想多说而已。

叔

叔是聋哑人，却有一手好木工活。做锅盖、衣柜、猪盆等精细的木工都不在话下。叔最擅长的是给人打棺材，叔没读过书，棺材尺寸却掌握分毫不差，他的数据是一般人看不懂的，他每次给人打完棺材都要躺进去试试，遇见有上等木料的，从棺材出来的时候，都要抚摸着棺口伸出大拇指一脸的羡慕。叔给人打完棺材，往往还要给这人“杀钉”，所谓杀钉，就是人死后棺材板盖上，在四个角钉上钉子固定。东家会用红布包上斧头交给，他也会庄重的接过斧头，一斧头下去，寸寸的钉子牢牢定住棺材板，从不用第二下。这时候，叔会带着骄傲的神情看着东家的脸。东家会恭恭敬敬递上赏钱。钱数不定，富裕的人家给的多些，贫寒的人家给的少些，不论多少叔都是一脸的感谢。

叔有了这些钱就可以供两个女儿读书了。

叔有一年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木料虽说不是上等的，却是叔小时候自己栽的树长大后锯的木料。做好后叔躺了又躺，仿佛那不是一口棺材，而是他盖的新房子。用油漆刷了一遍又一遍，每油一次都开心的竖起拇指。

有一年，村子有一个人得急病死了，天气炎热的等不得打棺材，那家人来求叔，叔心里一百个不同意，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那口棺材给了那家，因为这事，叔还流了泪。几日闷闷不乐，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后来，那家人付了钱了事。

2019年，叔突然脑出血去世了，他的女儿没有请人给叔打棺材。叔化作一缕青烟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间。

二舅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要说我二舅，可不是木头。前些年去北京打工，看人家种大棚，自己回来也学样！正值寒冬腊月，大火炕席子卷起来，铺上黑土，种上蔬菜。左等右等了一个月也没见出苗。第一次实验算是失败了。这不算事。夏天，又种一亩生菜，那年雨水好，生菜丰收了，没考虑销路的事，好

么，全村人都吃他种的菜，愣是没吃完，好多烂在地里。

有一年，二舅喜欢上了解放车，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认识的朋友，给他弄来一辆，二舅没那么多钱，就用几条牛和几十只羊交换。“这么多牲口一个人也赶不走啊！”那人说道，二舅拍着那人肩膀告诉他：“这不是有车吗？你开车拉回去，再把车送回来就行了。”二舅目送那车扬尘而去，然后进入了漫长的等待，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妈妈常常劝他：“老老实实过日子不行吗？非得瞎折腾。”二舅把眼一立，铿锵有力的回道：“人生在世，就得有理想有抱负，不折腾几回，枉来世上一回”。后来，二舅又开始种西瓜，种上种子后还铺上塑料膜，那时候村子觉得新鲜，好多人还嘲笑他。他也不管那么多，一头扎地里，鼓捣鼓捣这个，鼓捣鼓捣那个。秋天到了，那西瓜长的那叫一个好。个大皮薄，还特别甜。不用说，自然卖了个好价钱。我那时候问二舅，西瓜为啥这么好啊？他双眼闪过一种荣耀的光芒，说了两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词——折腾。

我妈说我的性格随我二舅，我觉得也是。我其实不会写闪小说，但我要试试。也就是二舅说的——折腾。